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四

明 李清 撰

北史九十八

百濟

勿吉

契丹

奚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題四夷高麗等國

蓋天地所覆載至大日月所照臨至廣萬物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岳作鎮此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微紫塞隔以滄海交

河此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所稟若九夷八狄種落
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
貪而無厭恨而好亂強而旅拒弱而稽服其揆一也秦
皇鞭笞天下躡武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遠略匈奴
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既來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
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
秦漢志甚羸劉逆天道以求功殫人力而從欲顛墜之
繫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

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
王制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
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
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室內為日所
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
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
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

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曰朱蒙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人又謀殺之其母告朱蒙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成橋

朱蒙得渡魚鱉乃解追騎不渡朱蒙遂至普迷水遇見
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
骨城遂居焉號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其在夫餘妻懷孕
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諳及長知朱蒙為國王即與母亡
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卒子如栗立如栗卒子
莫來立乃并夫餘

史糾曰諸國本末事與魏齊周隋相切者方應紀錄
否者削之諸傳正體宜云某國出某氏後已詳某書

某傳中文多不載一二語可了無煩刺刺愚謂諸國
初起大略亦不可盡芟今節而存之

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室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
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
相似為位以為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亦有勇力便鞍
馬善射獵曹魏正始三年位宮寇遼西為幽州刺史母
正儉所敗玄孫乙弗利利子釗與慕容氏相攻擊尋敗
後為百濟所殺太武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詣安東奉表

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三倍於曹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燕王馮宏率衆奔之太武道散騎常侍封撥詔璉送宏璉上書稱當與宏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侍

後舉乃止而宏亦尋為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
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
旨許之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
左右之說謂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滅其國殷鑒不
遠宜以方便辭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
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更聽選宗淑璉
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奉詔會獻文崩乃止孝文時璉
貢獻倍前報賜亦稍加時光州于海中得璉所遣齋使

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蕭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即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卒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東郊

資治通鑑曰帝為製素委貌布深衣

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

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
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觀
郊上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子隨使詣闕嚴責之
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
悉弗奏曰高麗繫誠天極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
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
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境內二品所以不
登王府寶兩賊之為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

九夷黠鹵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
卿主務盡威懷之略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
神龜中雲卒靈太后為舉哀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
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為
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
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
江法盛等送京師安卒子延立孝武初詔加延使持節
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

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卒
子成立訖武定己來貢使無歲不至大將軍餘年遣使
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於齊齊文
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
於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以便宜從事及至
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牀成成左右雀息不敢
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卒子湯立乾明元年齊

廢帝以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
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為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
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
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
著隨山谷而居衣帛及皮土地薄瘠蠶農不足自供故
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
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湏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

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為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外復有國
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呼為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
十城皆置官司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
大對盧有太太兄有大兄有小兄有竟候奢有烏拙有
太大使者有大使者有小使者有褥奢有翳屬有仙人
凡十三等分掌内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
自為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
風形如弁士人加挿二鳥羽貴者冠曰蕪骨多用紫羅

為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
裙襦加襪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
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
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
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斮而斬之籍沒其家盜
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為
奴婢償之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
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涇水上王乘貴

舉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為左右二部以水
石相灑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
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
言辭鄙穢不簡親踈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
常以十月祭天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為飾好蹲踞食
用俎機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
尚淫不以為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聚戲無
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者即為之男家送猪酒

無財聘禮或受財者人共耻之以為賣婢死者殯屋內
經三年擇吉日墓居夫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
初終哭泣墓則鼓舞作樂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
車馬置墓側會墓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
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
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
朱蒙云隋平陳湯大懼陳兵積穀為守拒策開皇十七
年帝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

未盡驅逼鞅鞅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羣小私
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意欲不滅故為竊盜坐使空館
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
慙懃曉示許其自新

隋書又載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內
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
安撫王若洒心易行即朕良臣何勞別遣才彥昔帝
王作法仁信為先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服謂

朕何也王必盡心納朕此意往者陳叔寶殘害民庶
侵掠邊境朕前後誠救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
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
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嘆恨獨致悲傷黜陟
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
好亂何為乃爾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
多少陳國愆愆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

福

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為
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
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為王明年率靺鞨萬餘
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沖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
為元帥搃水陸討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
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
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云云帝乃罷兵待之
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

啟民可汗並詣闕貢獻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
七年帝將討元罪

資治通鑑曰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
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
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
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
運米或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
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

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聚為羣盜 隋書五行志曰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按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致死帝令巫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伐高麗帝大悅因釋主者又食貨志曰帝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損耗詔課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

市馬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斬使人馬匹
至十萬 資治通鑑曰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
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
南排鑛手三萬人四遠奔赴如流又勅河南淮南江
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
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又發江淮以南民夫
及舟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
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于

道日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道天下騷動

車駕渡遼水止營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
高麗出戰多不利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
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
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
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
遂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遷置遼東郡及
通定鎮而還

隋書食貨志曰是年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又因疫疾山東尤其所在皆以徵歛供帳軍旅所資為務民雖困弗恤也

九年帝復親征

資治通鑑載帝謂侍臣曰高麗小國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國乎

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甚威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

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

資治通鑑曰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為正六品次奮武宣德綏惠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雁門者萬

七千人得勲者僅千五百人皆準平玄感勲一戰得
第一勲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
第一勲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陣而無勲者四戰進一
階亦無賜仍議伐高麗將士無不忿怨

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百濟國蓋馬韓之屬出自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
姪娘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
降感故有娘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

之不死後徙馬闌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
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水
以弓擊水魚鱉皆為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馮
東明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帶方故地漢遼太守
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
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
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居曰居拔城亦曰固
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

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為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連率三十人二品思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思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

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
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
點口部容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
代都下有方分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
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
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部郡有將三人以德率
為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庶
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

國人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否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為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兩道盤于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笙篔簹竽箎笛之樂投壺擲菹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奕棋行宋元嘉厯以建寅月為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

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
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為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
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墓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
暖人皆山居有巨粟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
屬多同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八族
沙氏燕氏孛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
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
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

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
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
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
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
顧迨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凌逼構怨連
禍三十餘載若天慈由於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
國當奉送鄙女執箒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匹
夫不敢自有

魏書又載其表曰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戮殺民
庶崩離且馮族士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丘
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當率所統承風
響應且高麗外慕隗囂藩捍之辭內懷先禍承突之
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柔然共相唇齒謀陵王畧涓
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

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鞞勒視
之非高麗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

於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為寶驗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
獻禮遇優厚遣使者卻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
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何
憂寇讐前所遣使浮海撫荒外之國積年往而不反存
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物不可
以疑似之事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
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繫於國未
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

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
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讐不令東
過安等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
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
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
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馬淹卒子餘
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為使持節
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二年又以餘

昌為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得還經百濟昌資送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今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之以兵

侵其境餘昌卒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
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
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窺中國七年
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
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
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隙
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
海行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

麀鹿附屬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曰秦韓言語名物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為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

高麗破之奔沃沮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為新羅亦為
斯盧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
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
庸於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
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傳世三十至金真平以隋
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
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
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

千次沙咄千次及伏千次大奈摩千次奈摩次大舍次
小舍次吉士次大鳥次小鳥次造位外有郡縣文字甲
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
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
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
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
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絲及珠為飾婚嫁禮唯酒
食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少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

隋書無大兄二字

死有棺斂墓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也

勿吉國

隋書作靺鞨

在高句麗北邑落各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

最強言語獨異常輕亘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
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
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環水水廣里餘又北行
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
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
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
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
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

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為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即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泰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渡汙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屋形如塚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稭菜則有葵冰氣鹹生鹽木皮上亦有鹽池

其畜多猪無羊嚼米醞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
男子衣猪犬皮裘頭插虎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
最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

魏書於執女乳而罷下有便以為定句語意方明

其俗淫而妬妻外淫人或告其夫輒殺妻後悔之又必
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為業角
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
禽獸中者立死者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

埋之冢土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
其肉多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
百疋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舟溯難河西上至太汾河
沉舟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
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
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
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來道取得本舟
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候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

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
匹黎介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
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年勿吉遣使貢楛矢
方物於京師七年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
四年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
國紛擾或不至延興二年

愚按延興乃魏孝文初即位年號何以反列景明後
必誤

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於齊朝貢不絕隋開皇
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令來
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
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為
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帝戒
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
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帝顧謂侍臣曰天地間
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

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
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
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衣褒寵之及遼東
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
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得免至高陽
没于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故宇文之別種初為慕容晃
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

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溺水南大破之獲其
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
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
無所不服矣既而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
皆滋盛及開遼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
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
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
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

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變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嘗貢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

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圍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為燕慕容
晃所破俱竄松漠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
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居和龍北數百里為
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訖何辰來獻
得班饗於諸國未歸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
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

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干部等各以其名馬文
皮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間貢獻不
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柔然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
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
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
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闕市糴宣武孝明時恒遣使
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因
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氍為上服人給青氍兩匹賞其誠

款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嘗不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遼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鹵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鹵生口皆分置諸州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以為不壯但置屍山樹上經三年後收其骨焚之因

酌酒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噐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

隋書曰六年其諸部相攻不止又與突厥相侵此必北史脫簡不然下所載責讓何事

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

隋書以見來憐之為納之宜依隋書又曰開皇末其

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 如此方與下接此亦

北史脫簡

帝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統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議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埏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

新唐書曰大業初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
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
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前角而
止非公使無走馬已統斤一人犯令即斬以狗自是
突厥酋長入謁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
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給之云詣柳
城與高麗市易敢言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引而南
過鹵營百里夜還陣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

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盡殺之以餘衆還帝
大喜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有文武才朕自舉之
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為失蓋契
丹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
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
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迴三百里又北行
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

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
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捺夏
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
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微二殺人者
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
珠為婦人飾穿挂于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不嫁父母
死男女聚哭三年置尸林樹上武定二年始遣使張烏
豆代等獻其方物

冊府元龜曰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
因此朝貢遂絕至是營州刺史王岐分命將士要其
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酋帥因厚禮遣之室韋
遂獻款朝貢不絕

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後分
為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
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窮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
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

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
其患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
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立之其俗大夫皆被髮
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蘆蔭為屋如突厥
氈車狀渡水則束薪為筏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
為鞵結繩為轡匡寢則木屈為室以蘆蔭覆上移則載
行以猪皮為席編木為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
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鞞鞞同俗婚嫁之法二家

相許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
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共居部落
共為大柵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
鐵取給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
九部落統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
部有莫何弗三人以氦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
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為務食肉皮鑿
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阮穿騎木而行

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
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
桦皮蓋屋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
恒室韋因冰為號也冬月穴居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
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
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在室婁之東

室婁隋書作失韋

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
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為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
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冠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
有豪帥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
大人以金飾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
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
時必輸牛馬乃與之或言穢貊之地也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

無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頎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為飾民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

好射獵樂有筦篥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於己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彼土

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
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瑣
刻禽獸多闕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
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
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
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烏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
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方正織闕
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

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劍懸珠於頸織
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鐵刀
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
木獸令左右與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鏤為
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雖死耐創諸洞各
為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
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
和解收取闕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

以冠使為隊帥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
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不伏則上請于王王令
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
如筋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
以紀時節候草木榮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類胡亦
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
子拔去鬣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婦人以墨點手為蟲蛇
文嫁娶以酒珠貝為聘或男女更悅相匹偶婦人產乳

必食子衣產後以火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
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米麴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
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呼名方飲
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
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
氣將絕攀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縛纏
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殮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
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

狼尤多猪雞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焚引水灌
之持一鍾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鑿之宜稻梁黍
黍麻豆赤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椴柎松梓竹藤
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山類俗事山海神祭
以肴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
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
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
角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夏二時天清風靜東

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
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
國語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
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夕國人
所用帝遣虎賁即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
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鼉鼈嶼又一日使至
流求

隋書曰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

語遣人慰諭之

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鹵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居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魏志所謂邪馬臺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

僖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
海水行歷朝鮮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又南
千餘里渡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渡一海
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
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
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
倭王所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隋滅陳至開
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鞮羅彌遣

使詣闕文帝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謂委我弟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王妻號難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得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服飾男子衣裙襦

其袖小履如履形漆其上繫之足人庶多跣足不得用
金銀為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
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用錦絲為之以金銀
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襪織竹為
梳編草花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殳斧
漆皮為甲骨為矢鏞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
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
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

寃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
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謂理曲者即手爛或置
蛇瓮中令取之謂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
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黥面文身沒水捕魚無
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
知卜筮尤信巫覡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餘節畧與
華同好碁博握槊搏菹之戲氣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
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今入水捕魚日得百

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榭葉食用手鋪之性質直有雅風
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
家必先跨火

隋書火作犬

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
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
及葬置屍舟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蕪山其石無
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

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乃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
為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
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
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
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
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世
清使倭國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
迤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

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
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
輦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
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
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
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
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風雖綿邈山海易以

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于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哲遺風孰能致斯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揀者豈僅楛矢之貢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略洎開皇之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煬帝承基志苞宇宙

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
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
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遼東之地不列郡縣久矣諸國
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煬帝震而矜之不能懷以文德
遽動干戈內恃富强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
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其豆莫盧地豆于烏洛候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
故莫顯云

隋書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
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煬帝規模宏
侈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親出玉門置伊
吾且未而闕右暨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
虞遼東告捷必將修輪臺戍築烏壘城求大秦明珠
致條支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敵哉夫一人失
道則億兆罹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
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

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四